

Sunnd Mavaliu

華恆明的藝術創作

漂旅帛琉·塑出生命的悸動

文／洪威詰 圖／華恆明提供

訪談首次刊載時間／2014年4月於《藝術認證》第55期

「南島文化是互有聯繫的，夏天時颱風就從太平洋一路吹過來，冬天時東北季風又從這裡一路吹回去，所以我們的海岸上，可以發現許多來自其他南島民族的遺產。」華恆明如此述說著南島語族的「文化洋流」。他的創作旅程走了一條與其他原住民藝術家不同的路徑，雖然在藝術界的資歷尚淺，卻曾遠赴太平洋另一端，振興帛琉的陶藝，也激發華恆明的創作能量，讓他得以從更寬廣的視野，照看原住民的處境。

「與其說我是排灣族，不如說我是 Mavaliu 家的人！」華恆明 1968 年出生在屏東縣牡丹鄉，Mavaliu 是他的家族姓，祖先曾是「牡丹社事件」的抗日英雄。華恆明認為，「排灣族」一詞是從後來人類學分類給的，具有政治性與資源分配的意義，但若深入談南島文化，就要從家族去產生連結，因為原住民的歷史、文化與工藝技術，是家族透過口述與家務勞動代代傳承下來的，因此原住民非常強調「家學淵源」，也只有從重視家族歷史開始，才能承擔文化承先啟後的責任，建立部落的尊榮。

華恆明表示，他們部落因為三面臨海，洋流在此交會，很容易透過商船接觸外來文化，但基督信仰卻非當地的主流，因此家族仍屬祖靈信仰，亦不似其他原住民以小米為主食，而是很早就學習種植水稻的農耕技術，也因為他從小就跟著長輩們工作種稻，常常與土壤接觸，瞭解土質的特性，也間接讓他走上陶藝之路。

投身公職 閒暇不忘創作

華恆明小時候所處的時代，正是原住民文化被剝奪最嚴重的時候，他父母覺得留在鄉裡念書比較吃虧，怕未來沒出路，6歲時就將他與堂兄弟一起送到臺北念書。由於華恆明嚮往祖先的英勇事跡，國中畢業後就去報考中正預校作空軍預備生，可惜體檢未過，而後進入政治作戰學校社工系，但軍中的體制始終讓他感到強烈的束縛感，讀了一年多後就棄學重考，進了輔仁大學法律系，希望法律專才能為部落所需，大二時還至國會擔任助理，大四時便考上了基層公務員，1994年畢業後即到霧台服務，亦與大學同窗好友結婚，完成了終身大事。



在霧台鄉工作的時候，讓他結識了原住民藝術家好友巴勤發與陶藝家麥俊明，沒事時便跟巴勤發一起琢磨雕刻技術，而1995年麥俊明邀他到工作室作陶，是華恆明首次正式接觸陶藝，讓他回想到小時候隨長輩種田、作陶壺與人偶時與泥土相伴的親切感，從此迷上陶藝，「有一天一定要來作陶！」沒想到這心願一拖就是十二年。



1996年，他終於調回到牡丹鄉，回到了自己小時候放牛的地方，白手起家，蓋起了自己的房子，閒暇之餘就投入創作，獲得全國原住民木雕比賽立體佳作、平面優選（2002年），屏東縣全縣國中技職教育訓練比賽指導木雕第一名（2003年）等佳績，除此之外，他也擔任環境教育研習講師與泰武鄉編織班講師，致力於恆春半島的自然生態與文史推廣工作，也發表過幾篇論文如〈恆春半島族群開發與遷移〉（2002年）〈恆春半島牡丹地區—文化與史蹟之調查研究報告〉（2003年）。

土法塑陶，走自己的路

「作為人，我喜歡表現自己，在乎自己的想法；我愛說故事，更重要的是能夠快樂的唱歌！」華恆明在牡丹鄉的公務員工作，主要是在調解委員會裡處理地方紛爭，也讓他看盡人情冷暖，公務員的官僚文化亦讓他心灰意冷，因此2007年突然有個機會，他的朋友準備在南部籌備電視台，邀他擔任節目企劃，於是他便趁此辭了公務員，想去民間一展身手，告別越來越不快樂的公務員生涯。然而公司在資金的籌措上遭遇阻礙，經過了半年終告失敗，此時華恆明39歲，結婚18年，兩個女兒正在念小學，身為家裡唯一經濟來源，卻沒了收入。

「生命苦到一個程度，一切都清晰了。」華恆明說，那時每天過著跟親戚借錢度日的生活，背負著房貸與小孩的教育費、生活費，但全家只找得出幾百塊錢，幾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困局。有天，他想起以前作陶藝的感覺，便開始在自家門口像著魔似從早作到半夜兩點，彷彿找到了生命的出口般，在創作的過程中使得身心獲得了療癒。華恆明發現，藝術創作就是他想作的事。

「沒有師承，真的很辛苦，一切都自己來！」華恆明沒有拜過師，也

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學時也曾想學藝術創作，有次從媒體上看到有原住民藝術家說找不到人傳承技藝，就興沖沖跑去拜師學藝，沒想到竟遭受拒絕，原來這位老師傅是感嘆沒有族人可以傳承他的雕刻手藝，並不是真的想收學生，讓華恆明在年輕時便深刻體認到原住民「家學淵源」不輕易外傳的文化。

華恆明坦誠，一開始自己摸索創作真的很難，因為連買材料、工具都要問老闆怎麼用，一邊實驗一邊看書研究，然後到處問人，也從生活中找技術「土法塑陶」，因此逐步走出自己不同於「專業陶藝」的創作方式。

然而家庭經濟困頓的情況一直是很大的問題，使得華恆明不時產生自我懷疑，幸好經過了一年的努力，他在2008年獲選「原住民藝術家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計畫」駐村藝術家，暫時減輕了經濟壓力，也算是為藝術家的身份「正式掛牌」。

2009年華恆明仍然持續創作、參展、參加比賽，但由於「正式」創作資歷尚淺，他對自己的創作並未抱有很大的信心，即使在朋友的鼓勵下，帶著作品參與了「全國花漾原動力—原住民創意產品設計大賽」，他也是意興闌珊，因為華恆明不敢奢望自己的作品可以與其他已成名的大師相提並論，當時在會場還被誤認成工作人員，沒想到記者看到他的名字後，告訴華恆明正是「時尚工藝及生活用品組」金獎得主，簡直讓華恆明喜出望外，堅定了他的創作之路！

生命的種子 在帛琉開花

2010年華恆明考上了東華大學民族藝術研究所，卻因為沒錢就讀，隔了一年才正式入學，2011年更獲得指導教授「陶藝博士」王昱心的推薦，使他有機會參與原住民族文化園區與外交部的「文化交流大使」徵選，前往帛琉振興失傳的柴燒陶藝文化，或許是他充滿古樸的創作手法獲得帛琉文化部長與國家博物館館長的肯定，開啟了為期一年的帛琉之行。



華恆明在帛琉教授陶藝，一開始便遭遇挫折，不僅學生稀稀落落，外交部給他帶去的幾包陶土很快就用完了。華恆明想到，帛琉要振復的是傳統陶藝，文化根植於土地，帛琉本身就具有陶文化的條件，於是便帶著學生們在帛琉島上就地取材，竟採集到 14 種陶土；接著他根據幼時生活經驗，教導帛琉人以土法搭窯。華恆明笑道：「這是生命早年種下的種子 在帛琉開花結果。」

由於華恆明對陶藝淵博的知識，以及作陶的「古法」大受帛琉人的歡迎，帛琉人尊稱他「sensei Sunud」（sensei 是日語老師之意），教室外常見一家老小都來學陶藝，未開門就已大排長龍，至夜方休。帛琉官方見成效極佳，欲罷不能，2012 年遂在帛琉葛潤州（Ngaremlengui）成立陶藝培訓中心分部，再次邀請 sensei Sunud 擔任指導老師。

「我沒想過，有一天能在彩虹彼端的帛琉，自我得以實現！」華恆明認為，在帛琉創作是他最沒包袱的時候，雖然在那裡他一無所有，卻擺脫了生活桎梏，信手捻來俯拾皆可創作，像他閒暇之餘，還利用廢棄的冷凝管、龜甲作成精美的刀具，令帛琉人嘖嘖稱奇。華恆明笑說，在自己的部落裡反倒沒人知道他在作什麼，但帛琉卻提供了很棒的創作氛圍，帛琉人在創作時總是誇讚取代批評，他的創作潛能在這氛圍中可說是受到了激發。

我不是在寫實，而是在回憶

「我的作品並不寫實，你要很寫實的東西，我也做不來，我只是在呈現自己的回憶而已。」華恆明自謙說，他的創作都是來自生活經驗，藉著作品尋找回憶裡的「miling」（排灣族語，心靈被觸動之意），他特別喜歡刻劃人的臉，藉此連結回憶中的場景，像他在 1996 年最早的一件陶藝作品〈祖靈像〉，刻劃的是幼時印象裡部落老人的臉，那時還可看到排灣族長者頭纏包巾、佩戴耳飾的模樣，今日已經很難看到了。

2002 年的木雕得獎作品〈我的母親〉，刀工簡樸，少修飾，卻能掌握了殷切期盼的表情，述說的是祖母帶著孫子盼望出外打拚的子女回鄉的心情，亦是華恆明出外工作時，回首望向母親帶著小孩跟他道別的畫面，普遍反映了原住民部落隔代教養的問題。

2009 年的陶藝作品〈長者〉，是華恆明以陶片接合的方式所作的半身像，創作起因是他在原住民文化園區駐村創作時，有個朋友常來探望他，於是華恆明將朋友歪著頭問道「你到底在作啥？」的樣子，有

如快照般以陶土重現，維妙維肖的神情，充滿趣味。

華恆明喜歡以陶土表現出木頭的質地，使得他的陶藝作品乍看之下，會以為是木雕。〈花漾年華〉是華恆明在「全國花漾原動力」獲得金獎的作品，可以看到他將木雕的質感運用在陶器上，從繁複的紋樣與高聳的器皿造型，足見技巧的成熟。

「我們不能停留在一個時空，而是要去找出轉化的模式。」華恆明指出，原住民在追尋「文化振復」，並不是為了回到過去的時空過原始的生活，而是要讓原住民文化能在當代社會獲得轉化再生的方式。《與光影共舞》系列，可說是華恆明實踐傳統轉化的文創作品，他運用陶器作成燈具，以鏤空的紋樣產生光影，傳達與虛空中的祖靈交流經驗，得到「Indigenous Design 原住民文創產品設計競賽」最佳創意族群特色獎，被屏東縣政府獲選為「屏東名品」的殊榮，

華恆明認為，創作是手的記憶，是在思考人與自然的對應，因此他也教導自己的孩子要學習用耳朵、用觸覺去感受世界，即使不是從事藝術工作，也是生活在藝術之中。

有人本，藝術才有意義

「一切的學習，包括現在作的藝術，都是為了作一個人！」華恆明談到，原住民的傳統文化，就是人本思想，而身為「人」的意義就是順應本性、有所歸屬，能承先啟後，與自然共存，這也是他的藝術之道，因此在他順應本性、也回歸了部落之後，他更要完成承先啟後的使命，計劃未來要引進不同的媒材創作，希望能替後來的人開一條路，給予宏觀的角度，應用當代科技的優勢，為部落創造產業的生機，而非複製一個個「陶藝家」，重複自己走的路。

目前（註：2004年）華恆明除了在鄉裡的國小擔任行政人員，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外，也透過自己的「原漾風華工作坊」推廣藝術與文化、接受作品訂單，還得利用時間完成碩士班的畢業論文，可說是忙得不可開交，但總算在辭去公職的冒險後，找到了自己生命的頻率，華恆明淡淡一笑的說：「我希望可以學習祖先一份執著，過一份清幽！」

